



經濟類編卷十六

明北海馮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儲宮類

太子二十則

唐元稹論教本書 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甯子選

司成大哉堯之為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

然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昧死言之臣聞賈生曰



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  
王入之中也近管蔡則讒入親周召則義聞豈可謂  
天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邪始其爲  
太子也未生胎教旣生保教太公爲之師周公爲之  
傅召公爲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爲之玩  
目不得閱淫豔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陵亂之聲  
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  
游不得恣追禽戮獸之樂翫不得愛遐異僻絕之珍  
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爲也亦將不得見之  
矣及其長而爲君也血氣旣定游習旣成雖有放心

快已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  
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  
以論焉回佞庸違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  
以辯焉入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  
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  
游馬逸駕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  
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  
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  
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教之至  
也可不謂信然哉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



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傳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天下以爲貴莫見其面以爲尊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因讒寃死無所自明而況於疎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質甚美纔可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篡弑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

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爲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畧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鄰於倒置乎洎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卽位之後雖宴游飲食之間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以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寮選亦甚重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疎賤之至母后臨朝翦棄王族當中睿二聖勞動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



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曠不任事者爲之卽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諭贊議之徒疎冗散賤之甚者搢紳恥之夫以匹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輔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眊曠不知書者爲之師疎冗散賤不適用者爲之友乎此何反上古之甚也近制官寮之外往往以沈滯僻老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而又疎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

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躬哉臣以爲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生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爲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之業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周成王之中才而又生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況稼穡之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姿肇臨海內是天下人人傾耳注心之日也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簡官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練



達機務者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聚諸生  
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至德要道以成  
之撤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娛以就  
學聖質既備則資游習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  
方以貞之化也豈其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  
哉而又俾則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  
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爲藩屏出則有  
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  
維城犬牙磐石之勢也又豈與魏晉已降囚賤其兄  
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同年而語乎微臣竊思爲陛下

廷承承無窮之長算

冒昧死誅而言之

李德裕天性論 余開成中作鎮淮服聞東宮爲人  
所構天子赫然大怒召宰相及公卿大僚議於內殿  
其時諫者僉曰太子幼年思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  
足以改過往復移時大略不出於此夫明主可以理  
奪其要在於聞所未聞昔千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  
當笞耳武帝一言而寤蓋以簡而當理魏太祖謂諸  
子曰吾必不用左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使左右君  
子也必不離人父子之間彼左右小人也小人之言  
必不可用其時無人以此言寤主因問主上太子之



過得於何人言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如文  
宗聰明睿智聞之必悟既悟之後太子必安以余揣  
之不三數月則父子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於天  
性言之必當易寤况又一子乎是以漢高祖觀四皓  
上壽悲歌鴻鵠宣帝以玄成退讓令傳淮陽元帝聞  
史稱器人于絲竹鼓鼙之間默然而笑皆屈已捨愛  
可不謂之天性哉惜乎文宗音字不得一聞是言豈太  
子之命也歟

牛希濟本論 周文之先自公劉后稷積德累仁以  
至于文王天下之心歸焉猶服于商武王從兆庶

之心順歷數之命以取天下既而有疾嗣王幼弱乃  
命周公旦以輔相成王周公以弟之親叔父之尊公  
其心而不疑焉攝天子履萬乘車輅朝諸侯于明堂  
以施教化召公不悅四國流言伐四國戮管蔡以安  
社稷然後制禮作樂七年之後成王齒長德懋乃歸  
其政公亦不離王室乃命伯禽受封于魯思不變四  
海之望遠乎哉君子即周防也若是武王獨知周公  
之才之美兄弟之國天下之人皆不知也向非周公  
則非成王之天下也天下疑矣然武王之心公乎哉  
知子之弱而私之知弟之德而讓之且憂後世兄弟



相及豈周之盛德爲不及歟曰是知之深也所以能明輔相其子若有疑焉則與之天下希存其子亦難矣周公雖不爲王者然其道則與太王王季文王爲同德矣成康以降名仁者多矣孰可與之爲伍蓋姬周之得天下未幾而武王崩紂之子祿父猶存若委少主無聖人之助則少康之舉嗣夏配天不其偉歟此周公所以孜孜焉爲而不有夫其聖德過于武王遠矣今後王之嗣君也亦莫不蔽于私愛忘其善惡曰彼長也冢嫡也天下之本也莫之可易至有不離襁褓之中童嬰之列而即大位焉亦使強臣而爲之

輔其詔制之旨曰周公然也成王然也豈惟政亂國危殆宗廟不血食者有之矣曹馬之君卽其人也自征伐以來受命創業之主或起自布衣之中亭長之役部尉之列大夫之家卿相之位或歷試諸難或十年軍中足以知歷數在躬時運興廢經始之艱難臣下之忠良人情之巧僞是以出一言舉一事易一法必使合于典誥垂于後世守文之君也生于深宮長養婦人之手慈愛之鍾焉世子之教不行焉身軀則安于玉堂金殿輿服之盛耳目飽于聲色靡曼之樂曷能知君臣父子之道忠信邪佞之屬農桑艱難之



本故小人易欺焉况幼穉乎且人君之心爲天下之  
晦明仁者樂於明而匪仁者便于暗故時之晦也盜  
竊興焉魑魅行焉君之晦也賢良死焉邪佞用焉是  
以小人奸臣唯樂于幼君少主若保姆之態也提其  
耳目導其言語教其喜怒行則行止則止易爲之使  
欲求天下之治可乎况近世之嗣王也始自誕生厥  
月無問名之禮至于婚冠無金石之樂告廟之儀非  
莫聞焉春誦夏絃秋詩冬禮上庠齒胄之道或縱不  
知封爵之命掌言者亦不知其誰師保之道正其身  
乎左右之人賢與處乎其卽位也降先君之冊冢宰

與百執事延頸內面而朝新君焉交冕端拱之默二  
殿上雉扇熒煌香烟蓬勃左右紛紛然莫之知也班  
列千百稱慶而退至于積年之中宰執大臣延英入  
閣稱述聖德舞蹈而已使有言者皆申有司徒空言  
耳敢及于時乎敢及于執權亂政之人乎設有一言  
明日之制行矣不復用矣歷觀前代明王賢后未嘗  
不與名臣賢士厚饗宴之禮接見之儀俾其忠信相  
親亡于畏憚通于商較以正先王之得失以窮聖人  
之能事故兩漢金馬石渠文章之選以備顧問爲侍  
從之臣至有大臣武帳之前亦奏謁或排闥于危疑



之際以問安否以圖後事太宗文皇帝貞觀之初北門之選舉十六族也皆建功定策有布衣之交非天下文行之士不預焉既久與游處非唯知民間之疾苦時之否臧從而更之以熙帝載至于臣下之情性好惡無不悉焉他日之任用莫不適其材矣近世朝廷豈無忠信謇諤之士徒欲致身之危救時之弊指陳千百于上前敷揚其達乎諫章其賢乎若復稍挂聖慮左右心天顏得之矣又有以惑之矣其朝退也黃門伎女聲樂駢羅俳優之人調笑相雜擁衛以至于內殿又日幸于兩軍游于其所其從樂乎斷可知

矣故自乾符之亂至于今日莫可救止蓋少主奸臣之所爲也或曰冢嫡之幼善惡未知思欲易之以卜長世廢嫡立庶聖人所惡未知其可也曰君人者上以安宗廟下以庇蒸人雖長嫡之義其不善易之可矣且仲雍王季之長子讓西伯之聖德斷髮文身以避于吳爲吳太伯蓋成父之志也隱公魯之賢君居位稱攝欲讓其弟後疑其長矣吾將與之桓公聽羽父之譖以疑其兄致于篡弑又晉襄公之薨也子周有兄而不慧不能辨菽麥羣臣迎公子周以立政是以治三駕而楚不能爭又穆公之亡也君無長子趙



盾思立長君乃迎公子雍于秦將欲立之穆嬴朝夕  
抱太子以朝且泣曰先君以此子之賢吾受子之賜  
此子不才唯子是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此子何罪  
而外求君趙孟懼大義于衆人遂背秦好立靈公幼  
而好虐竟爲所殺國是以亂漢高帝遷都長安也以  
呂后燼于糟糠其子盈爲太子上以趙王如意似我  
知盈懦弱卒不能易及惠帝之世幾爲呂媼所滅非  
平勃之不能加誅及擇諸王之賢者迎王于代邸是  
爲文帝不十年幾至刑措又昌邑之亂霍子孟定廢  
立之冊立宣帝遂獲中興衛伯玉之于晉武也君臣

之交矣知王鬯之不惠必傾世祚撫其牀而歎曰此  
座甚可惜也帝心不悟終以正度爲君果致元海倡  
四方之亂宗廟焚毀兩京版蕩懷愍二帝俱爲俘執  
而崩晉祚中絕國分爲十六普天之下皆墜燼炭此  
惠帝之所爲也是知冢嫡賢而臣擇立者必亡若立  
嫡爲亂執古之道乎擇善爲治曰亂嫡庶之制乎且  
天子之孝以安宗廟克荷祖考之業卜世于長久豈  
以擇善廢不肖爲罪乎至唐虞之君知其子朱均不  
肖不可付以宗廟之重又懼其流毒于生民乃棄其  
子而禪于有德若次子之賢遽以配天之業授于他



人乎是知君惟其明不必拘伯仲之制易曰明兩作  
離洊雷震若不明不法此覆國亡家之罪人也何長  
之爲若君明于上小人比周之黨其能進乎其獲用  
乎其寘于亂乎主少不明者亂之本也故曰元良者  
天下之本也莫若先以正之正之者非在廢長擇善  
而已無使叔孫之禱曰主少國家多難祝我者使我  
速死無及于亂此憂之深也悲哉

後唐北都畱守從榮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  
右往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  
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  
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楊思權曰我其廢乎思權因  
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爲自固之備其人懼以  
告馮贇贇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詰闕亦弗之罪及贇  
入爲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  
輔之史館修撰張昭遠亦言竊見先朝皇弟皇子皆  
喜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  
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  
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卽位則建太子所以明  
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  
于恩澤賜與之間昏媾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



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冀唐主賞嘆其言而不能  
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景遷謂曰吾少時與宋子  
嵩論議好相詰難子嵩攜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  
矣吾常戒門者止之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况景  
遷年少當國故屈吾子以誨之矣

宋太宗在位久儲貳未立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  
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  
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  
謀及婦人中宮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  
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寡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

聖意旣以爲可願卽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尹進封  
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 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  
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天子之權盡出其手雖  
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準之一言真萬  
世法也

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恒大赦自唐天祐以來中國  
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  
太子旣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  
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  
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



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  
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  
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  
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帝崩皇后  
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即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  
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  
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  
然乃奉太子至福靈殿即位垂簾以見羣臣端平立  
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焉

真宗詔自今軍國大事取旨如故餘皆委皇太子  
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  
親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  
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  
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  
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

仁宗時群臣皆以建儲為言帝依違不決韓琦既相  
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管禍亂之起  
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為宗廟社  
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



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

仁宗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范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疾則未嘗言及帝暴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卽上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爲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廟社稷之慮至

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俟有聖嗣復遣還邸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柰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因復上疏言之愈切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之曰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于前日安知異日不難于今



日乎凡見帝而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更當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修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於是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見聽

包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

爲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群臣皆以儲位未建爲憂言者雖切而帝未之允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未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



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  
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  
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  
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  
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  
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  
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  
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  
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違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  
貴也願固起之帝曰然

仁宗時宗實旣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  
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  
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  
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  
意決矣王珪再拜賀如退而草詔詔下宗實稱疾固  
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徼福  
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  
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于帝  
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于旬月其賢于人遠矣然父  
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



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  
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  
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

英宗以王陶等爲皇子伴讀司馬光言陶等雖爲皇  
子官屬若不旬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  
不通教者止于供職學者止于備禮而左右前後侍  
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雖皇子資性  
端慤難移而親近易習積久易遷雖有碩儒端士爲  
之師傅終無益也臣願陛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  
皇子居處燕游講論道義其侍御僕從邪佞讒巧之

人誘導爲非者委伴讀官糾舉卽時斥逐若皇子自  
有過失規誨不從亦聽以聞如此則進德修業日就  
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天下之幸也帝嘉納之至  
是封皇子頊爲穎王王陶等爲翊善記室增置宗室  
學官

英宗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  
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  
書曰立大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必穎王也煩聖躬更  
親書之帝又批于後曰穎王頊琦卽召學士承旨張  
方平至福寧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



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太子既立帝因泫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也

哲宗崩無子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必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於次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從中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

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於是厚然乃召端王入卽位于柩前群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端王神宗第十一子也

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神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令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



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于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禪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至是選

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于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瑗

孝宗始以白布巾袍視事于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絰而杖如初因詔太子參決庶務于議事堂左諭德尤袤言于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



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  
壽王崩光宗稱疾不出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而不  
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  
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  
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  
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  
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  
懼因朝佯什于庭卽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  
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  
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  
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卽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  
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  
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

留正旣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什于地趙汝愚憂  
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屬工部尚書趙彥逾結  
殿帥郭杲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  
以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后者乃遣知閣門事韓侂胄  
侂胄琦五世孫太后女弟之子也侂胄因所善內侍  
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遂廵將  
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



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后問侂冑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冑且云來早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冑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騷余端禮

亟命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傳旨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禪祭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翼日甲子群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



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論之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卽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伏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尋詔卽以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寧宗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於是立貴和爲皇子以貴誠爲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璪之子也母全氏家于紹興山陰縣初慶元人余天錫爲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



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爲丞相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苜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

子長者最貴宜還撫于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爲皇子更名竑乃與苜秉義郎賜名貴誠

皇子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矚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



皇太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爲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卽君坐也然言出于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謁彌遠卽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策立之意竑堅乃日媒孽竑之失言于帝覬帝廢竑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

理宗家教甚嚴太子雞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爲常例

金主雍謂太子曰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爲孝明信



賞罰爲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爲衆愛愈爲美事所爲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又嘗謂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卽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金主珣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祕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閣麗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爲變卽給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啓戶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移刺蒲阿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乃卽位于柩前

真金蒙古主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中薦中山王恂以輔之蒙古主以爲太子贊善勅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令恂與聞恂言太子



付托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况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遍覽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真金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真金曰善至是立爲皇太子

太子真金初從姚樞竇默學仁孝恭儉允優禮大臣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卻之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見諭之以毋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字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惲進承華事略二十篇太子覽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爲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邢峙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耶詹事孔九思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今諸子傳觀其書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懼臺臣



請其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塔卽古阿散等請收百司吏案鉤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姦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邪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爲此舉實動搖人心耳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尋卒年四十三

元皇子愛猷識理達臘入端本堂肄業以李好文爲諭德歸賜爲贊善張冲爲文學命脫脫領其事堂虛中座以俟臨幸皇子與師傅分東西向坐授書其下

僚屬以次列坐好文以經史集有關治體者爲書曰端本堂經史要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爲書曰大寶錄前代帝王善惡當法戒者爲書曰大寶龜鑑以進復上書曰殿下以臣所進諸書參之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推而行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他日皇子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夜卽曉由是愈崇尚佛學其子成宗時哈刺哈孫使臣至懷州愛育黎拔力八達疑未行其傅李孟曰支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



駕大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廷以安人心愛育黎拔力八達乃奉其母還大都先遣孟趨哈刺哈孫覘之適后使問疾哈刺哈孫所孟入長揖引其手診之衆謂孟醫也音久不疑既而知安西之變有日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早圖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曰當以卜決之孟召卜者謂曰大事待汝而決第云其吉及入筮果吉孟曰筮不違人是爲大同愛育黎拔力八達喜振袖而起衆翼之上馬諸臣皆步從入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至遂謀以三月三日偽賀其生辰因以舉事者哈刺哈

孫許之夜遣人啓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愛育黎拔力八達復遣都萬戶囊加反詣諸王禿刺定計囊加反力贊之乃先二日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卽并諸王明里帖木兒執之械送上都收阿忽台八都馬辛賽典赤伯顏等誅之諸王濶濶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惡人潛結宮壺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覬神器邪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刺哈孫日夜



居禁中以備變俾李孟參知政事孟損益庶務裁抑  
僥倖羣小多不樂旣而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  
今鑿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任固辭弗許  
遂逃去不知所之

奪嫡 十五則 附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  
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今不可不順也今  
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  
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  
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倣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  
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  
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  
伯御三十一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晉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將黜大子申生而立



奚齊里克不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不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大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三大夫乃別烝于武公公稱疾不與使奚齊泣事猛足乃言於大子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大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爲敬敬順所安爲孝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間父之愛而嘉其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公之優曰施通于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蚤處之使其極夫人知有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債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矣今子



內固而外寵且善不莫不信若外單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爲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施讒於申生

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彊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彊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翟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公說乃城曲沃大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驪姬既遠大子乃生之言大子由是得臯

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士雋言於諸大夫曰夫大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獻公曰夫大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獻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上下不亦可乎士雋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以違心



目其反爲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爲軍也軍有左  
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  
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則  
有釁有釁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  
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君其圖之公  
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天子國之  
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  
害士爲出語人曰天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  
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  
也將以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臯之雖克與不無所

避臯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天子遠死  
且有今名爲吳大伯不亦可乎天子聞之曰子輿之  
爲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爲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  
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  
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大伯乎天子遂行克霍而反讒  
言彌興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  
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  
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君未終命  
而不沒君其若之何益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  
天子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



聞之外人之言曰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爲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殺親無惡于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說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爲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相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臯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臯可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



驚懼吾邊鄙不做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  
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  
東山衣之偏袷之衣佩之金玦僕人贊聞之曰夫子  
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使之出  
征先以觀之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則  
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  
外危之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詛之衣也其  
言曰盡敵而反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翟而反  
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

獻公使太子伐東山里克諫曰臣聞臯落氏將戰君  
其釋申生也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君行太子居以  
監國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  
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  
鈞以年年同以愛愛疑決之以下筮子無謀吾父子  
之間吾以此觀之公不說里克退見太子太子曰君  
賜我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  
握金玦今不偷矣孺子何懼夫爲人子者懼不孝不  
懼不得且吾聞之敬賢於請孺子勉之乎君子曰善  
處父子之間矣太子遂行狐突禦戎先友爲右衣偏  
衣而佩金玦出而告先友曰君與我此何也先友曰



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孺子勉之狐突歎曰以  
老衣純而玦之以金銑者寒甚矣胡可恃也雖勉之  
敵其可盡乎先友曰衣躬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  
勉之而已矣偏躬無慝兵要遠矣親以無災又何患  
焉至于稷桑翟人出途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  
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  
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  
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  
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又有  
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雖  
謂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臯滋厚我戰一  
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  
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申生反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  
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翟令矜翟  
之善其志益廣狐突不順故不出吾聞之申生甚好  
信而彊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  
食衆不可弭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  
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  
殺大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柰何優施曰吾來里



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  
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  
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  
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死已獨集  
於枯里克笑曰何謂死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  
其子爲君可不謂死乎其母旣死其子又有謗可不  
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殮而寢夜半  
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手曰然君旣許  
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旣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  
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

曰免且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

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  
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大子以  
攜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  
中立況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  
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丕鄭  
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  
殺君以爲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  
撓志以從君爲廢人以自利也方以求成人吾不能  
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驪姬以君命命



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福申生許諾  
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曰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  
置董于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  
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  
申生奔新城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圍告于申生曰款  
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  
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猶介不敢行也  
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然款  
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  
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彊也

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  
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人  
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  
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  
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  
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  
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仁  
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  
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父忍之况國人  
乎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



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于  
新城之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  
聽伯氏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  
國家多難伯氏不出柰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  
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悔是以諡爲共君驪姬  
既殺大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  
之事公今奄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翟今賈華刺夷吾  
夷吾逃于梁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爲今國無  
公族焉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  
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  
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  
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  
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  
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  
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  
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  
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  
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  
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



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  
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  
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  
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  
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閱其  
事也衣之尫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  
遠之時以閱之尫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  
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服  
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尫命可知矣死而不孝不如  
逃之罕夷曰尫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

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  
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  
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  
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  
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  
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  
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左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  
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  
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



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  
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  
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  
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  
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  
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  
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  
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  
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  
屈國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  
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  
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  
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  
質於趙處於廂城故往說之曰子侯有承國之業又  
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日  
倍約身為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吾  
爲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  
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大子門  
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



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僕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于泰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于趙無母子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謂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爲德講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止間曰陛下嘗軼車於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爲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



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爲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爲相  
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爲華陽太后諸侯  
皆致秦邑

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  
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  
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  
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  
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  
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  
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

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群臣皆莫知也李  
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輜輳  
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輳車中可諸  
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  
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卽立爲皇  
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柰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  
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  
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  
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  
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



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讓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旣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

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



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卽位必用蒙恬  
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  
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  
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  
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  
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  
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間  
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  
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  
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  
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  
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  
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  
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  
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  
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  
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  
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  
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  
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



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  
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  
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  
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  
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  
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  
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  
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  
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  
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

刺蒙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  
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  
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  
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  
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  
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  
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  
尚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於  
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  
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



偽漢建元時天雨血于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劉乂惡之以訪其太師盧志太傅崔瑋太保許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爲太弟者蓋以安衆望也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歸之相國之位自魏武已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爲贈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于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置太宰大將軍及諸王之營以爲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測之危厄在于旦夕宜早爲之所四衛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佻

正可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殿下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爲異也乂弗從乃止聰如中護軍靳準第納其二女爲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爲皇后東宮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乂謀反乂不從之狀聰于是收志瑋遐于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寇威卜抽監守東宮禁乂朝賀乂憂懼不知所爲乃上表自陳乞爲黔首并免諸子之封褒美晉王粲宜登儲副又抑而弗通



郭猗有憾于劉又謂劉粲曰太弟于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爲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又許衛將軍爲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難事淹變生宜早爲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臣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陛下不泄密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粲深然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



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歔歔流涕皮  
惇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謂卿作計卿能用否二人  
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  
若責卿何不先啓卿卽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  
上聖性寬慈殿下篤于骨肉恐言成詿僞故也皮惇  
許諾粲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辯若畫一粲以  
爲信然初靳準從妹爲父孺子淫于侍人父怒殺之  
而屢以嘲準準深慚恚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  
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係望也至是  
準又說粲曰昔孝成拒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  
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急欲有  
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  
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  
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尅季春構變  
殿下宜爲之儉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爲之柰何  
準曰主上愛信于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  
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  
與交游太弟旣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  
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始無終不能如  
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



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于粲隋文帝使太子勇叅決政事時有損益帝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帝性節儉勇嘗飾蜀鎧帝見而不悅戒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儆戒今賜汝以我舊所帶刀一枚并菹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若存

記前事應知我心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帝不悅下詔停之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疾而薨獨孤后意其有他深以責勇然昭訓自是遂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及平原王裕安成王筠諸姬子及數人后彌不平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後庭有子皆不育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帝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廣必與蕭妃厚禮之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帝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于別室惟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



用縑素故絕樂器之弦不令拂去塵埃帝見之喜由是愛之特異諸子密令來和遍視諸子對曰晉王貴不可言廣美姿儀敏慧嚴重好學能文敬接朝士由是聲名籍甚自揚州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曰臣性識愚下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鳩毒后忿然曰覘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夭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下汝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耶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司馬張衡爲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于安州總管宇文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今德不聞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頻有大功主上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大事未易謀也能移主上意者惟楊素耳素所與謀者惟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畱之廣大悅多資金寶與述入關約時爲大理少卿述請約與飲博陽不勝以所齎金寶盡輸之因說之曰此晉王之賜今述與公爲歡樂耳約驚問故述



因道廣意且說之曰公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于執政主上一旦棄群臣公亦何以取庇哉今太子失愛于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意請立晉王在賢兄口耳誠能此時建大功王心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矣約然之以白素素聞之大喜後數日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后泣曰公言是也阿廢大孝愛親地伐常欲潛殺之素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數金使贊帝廢立勇頗知之憂懼計無所出使人造諸厭勝帝

又使素觀勇所爲至東宮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益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芥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帝遂疎忌勇東宮宿衛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廣又令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戚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于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脇威告之九月詔執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其婦初亡我疑其遇毒嘗責之勇懟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



而遷怒耳長寧初生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胤索且云定與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何必是其體來倘其非類便亂宗祏我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帝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嘗令師奶卜吉凶語臣云至尊懼在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于此於是禁勇及諸子黨與楊素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奏元旻嘗曲事勇在仁壽宮勇以書與之題云勿令人見帝乃執旻威又言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嘗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玩似加瑠節者悉陳之于庭以示文武爲太子之罪帝及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十月使人召勇勇驚曰得無殺我耶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諸親引勇及諸子列于殿庭宣詔廢勇及其男女並爲庶人勇再拜泣下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然長寧王儼上表請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閔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于螻手不宜復留意遂



詔元旻唐令則鄒文騰等誅戮有差移勇于內史省  
賞楊素物三千段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  
爲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帝怒撻其胸初雲  
昭訓父定興出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悅  
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謂定興曰公所爲不  
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于太子非令名也  
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告勇勇踈政黜之  
唐令則爲勇所昵狎每令以弦歌教內人右庶子劉  
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于房  
帷間哉令則甚慚而不能改劉臻明克讓陸夔並以  
文學爲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二人曰卿  
等止解讀書耳夏侯福嘗于閣內與勇戲大笑聲聞  
于外行本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勇爲之請乃釋之勇  
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令  
臣輔導殿下非弄臣也勇慚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  
帝歎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 勇嘗宴宮  
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娼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  
今則身爲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座首比倡優進淫  
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爲殿下之  
累耶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綱



遂趨出及廢勇高祖召東宮之屬切責之皆惶懼無  
敢對者綱獨曰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  
曷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  
則爲左庶子鄒文騰爲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  
娛悅太子安得不至于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  
之罪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  
聖思無貽後悔高祖不悅罷朝左右皆爲之股栗會  
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高祖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卽  
用之

唐太宗太子承乾少有變疾喜聲色畋獵所爲奢靡  
畏上知之對宮臣常論忠孝或至涕泣退居宮中則  
與羣小相褻狎宮臣有欲諫者太子揣知其意輒迎  
拜自責募亡奴盜民間馬牛親臨烹煮與所幸廝役  
共食之又效突厥語及服飾飲食謂左右曰一朝有  
天下當帥數萬騎獵于金城西然後解髮委身思摩  
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漢王元昌所爲多不法上數  
譴責之由是怨望太子與之甚善朝夕與之同遊戲  
大呼交戰擊刺流血以爲娛樂嘗曰我爲天子極情  
縱欲有諫者輒殺之不過數百人衆自定矣私幸太  
常樂童與同臥起上怒殺之太子於宮中構室立像



朝夕奠祭稱疾不朝謁者數月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上命韋挺杜楚客攝泰府事二人俱爲泰要結朋黨太子畏其逼陰養刺客紇于承基等謀殺之吏部尚書侯君集怨望以太子闇劣欲伺釁圖之因勸之反太子大然之厚賂中郎將李安儼使爲中訶洋州刺史趙節駙馬都尉杜荷皆預其謀割臂爲誓荷謂之曰天文有變當速發但稱暴疾危篤主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會齊王祐反事連承基繫獄當死上變告太子謀反敕大理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具上面責承乾承乾

曰臣爲太子復何所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不軌耳今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也上乃謂侍臣曰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爲庶人幽之元昌賜自盡君集安儼節荷等皆伏誅庶子張玄素等以不諫諍免爲庶人獨于志寧以數諫見褒君集被收上謂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群臣不可上乃泣謂之曰與公長訣矣遂斬之而原其妻子上嘗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于上曰靖將反矣



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于帝曰君集自負微功耻在房李之下以臣觀之必將爲亂上不之信至是上乃謝道宗曰果如卿言承乾旣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爲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朕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失

言此國家大事存亡所係願熟思之且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之重肯殺其愛子以授晉王哉陛下前者以嫡庶之分不明致此紛紜今必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吾不能也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得無憂乎治憂形于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以狀告上愜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上乃使



治拜無忌曰汝舅許汝矣卽御太極殿召群臣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諸子誰可立者衆皆懽呼曰晉王仁孝當爲嗣上悅詔立晉王治爲皇太子時年十六調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且泰立則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乃降泰爵東萊郡王幽之北苑僚親宗者皆遷嶺表

晉王懋

續編卷十六終



